

跋北京图书馆藏金刻本

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

陈杏珍

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三十四卷，宋曾巩撰。金刻本，半叶十五行，行二十五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版框高约15.2厘米，广10.5厘米，六册一函。

此书现藏北京图书馆。书中没有名人的批校题跋，除赵元方外，只有两家私人印记。查宋以来的公私书目，很难找到有关此书的记载。序和卷一、卷十八的第一叶钤有“吴郡唐寅藏书印”，朱文；序和目录、卷一、卷十八的第一叶钤有“唐白虎”印，朱文。说明本书曾为明代著名的书画家唐寅所收藏。又每册首，即目录、卷五、卷十二、卷十八、卷二十四、卷二十九的第一叶，有“谦牧堂藏书记”，白文；每册末，即卷四、卷十一、卷十七、卷二十三、卷二十八、卷三十四的末叶，有“兼牧堂书画记”，朱文。从而又可以知道，入清后，此书曾藏于揆叙家中。按揆叙，满洲人，大学士明珠子，字恺功，号惟实居士，康熙时官至左都御史，谥文端，富有藏书。清潘祖荫云：“恺功藏书皆归天府，天禄琳琅著录，有谦牧堂印记者，皆其家书也。”（《藏书记事诗》卷四）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钤有“天禄琳琅”、“天禄继鉴”二印以及“乾隆御览之宝”等皇家印记，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著录了这一部书，但误定为宋本。可以推断，此书由揆叙家转归内府，清季又从宫内散出，流落民间。幸遇赵元方先生收藏，并在建国后捐赠给国家图书馆。

宋代周密《志雅堂杂抄》卷一记载，癸巳十月借到小说《云斋广录》，是“北本”。“北”，显然指北方的金。抗战前，赵万里先生曾在苏州见到潘氏滂喜斋旧藏《云斋广录》，知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与它如出一辙。两书版式相同，行格相同，行款都比较密。从纸墨刀法看，与平水坊刻的其他书籍，如《萧闲老人明秀集》、《玉篇》、《集韵》等相类似，字画刚劲古雅，近于柳体。从而确定，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也是平水坊本。版刻时间，大约在金代中叶。

此书的纸墨刀法、版式，与宋本没有多大区别，故与《云斋广录》和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卷二著录的《周礼》一样，被误定为宋本。书中保留了北宋的避讳字，遇到“宋”、“天子”、“皇帝”等字样还上空一格。绍兴二十二年，临安府荣六郎家刻本《抱朴子》，据北宋汴梁坊本重刻，与此书版式相似。可以推想，此书源出北宋旧槧，翻刻时，避讳字未作更改。

平水，又称平阳，也就是山西临汾，是金元两朝重要的刻书地区。金分割中原以后，干戈不断，惟平水不当要冲，私人开设的书坊很多。宋南渡后，平阳代替汴京成了黄河以北地区的出版中心。但是，八百年来来的天灾人祸，毁灭了大量的典籍，金刻本幸存的很少，其中的珍品，更是屈指可数，所以金刻本也最为藏书家所珍视。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堪称平阳刻本的上品，纸质坚韧，字画如写，用墨均匀，书中虽有水渍处，却依然纸坚墨乌，开卷自有一种书香。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又是世无二帙的绝品，也不见翻刻本传世。所以，它在文物领域的地位和版刻史上的价值是无庸赘言的。

从本书内容看，这是一部世间失传的曾巩别集，是当今研究曾巩不可或缺的资料。

曾巩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，他的一生，著述宏富。据林希撰墓志记载，有《元丰类稿》五十卷，《续元丰类稿》四十卷，《外集》十卷，他书的记载相同。宋元二朝的战火，使曾集

遭受惨重的损失，留传至今、又为人们了解的，只有《元丰类稿》五十卷，还有《宋文鉴》、《宋文选》、宋五百家播芳大全》以及一些类书、笔记中保存的零星佚文。

《元丰类稿》，现存最早又最完整的是元大德八年东平丁思敬刻本，其次是明正统十二年邹旦刻本，这是两部罕见的刻本，明初以来，一般学者很难目睹。所以人们研究曾巩，不仅缺乏全集，甚至也难求较古的善本。曾巩别集今尚存一部宋刻本，这就是《曾南丰先生文粹》十卷，但它收辑的散文，并没有超出《元丰类稿》和《宋文鉴》等书的范围，南京图书馆藏《圣宋文选全集》三十二卷，宋婺州刻本，卷十三至十四引曾巩文，有出《元丰类稿》外者，借此二卷为清影宋抄配，已非宋版之旧。

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和曾巩所著《元丰类稿》一样，卷前有元丰八年王震序，两书应属同一渊源，但是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的编排门类，与《元丰类稿》大不相同。两书收辑的诗文，更存在明显的差别。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所收的诗文，很多是《元丰类稿》中没有的，《圣宋文选》、《曾南丰先生文粹》所收的曾文，皆备见于此本。最可宝贵的是，它保留了其它书中不见的曾巩诗文，如：《喜晴赴田中》、《上杜相三首》、《寄王荆公介甫》、《读孟子》、《杜鹃》等诗和《号令辨》、《说学》、《议茶》、《财用》、《为治论》、《上欧阳龙图》、《喜似赠黄生序》等散文。这些作品，很可能就是《续元丰类稿》和《外集》中的作品，可以帮助我们推测《续元丰类稿》和《外集》的面貌，全面了解曾巩及其著作。

此书收录的诗文，有的已见于《元丰类稿》。但《元丰类稿》的不同版本，文字存在着差异。傅增湘曾跋《元丰类稿》的残宋本，指出：寥寥四叶，就很有奇异处。《张久中墓志铭》题下夹注云：“此文有两篇，意同文异，一篇附于本卷末。”其文中有异文旁注：“某一作某。”刻之行间，此亦宋本之仅见者也。以顾刻本校此墓志，文字有异同。（见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

十三) 傅增湘见到的“奇异现象”，也出现在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中，如《福州谢上表》，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和《元丰类稿》收录的正是“意同文异”，命题、内容虽同，却似为两篇文章。杂议“黄河”一文，情况与此有相似处。又《凝香斋》诗“沉烟细细临黄卷”，元刻本《元丰类稿》行间注：“一作两衙放罢闲铃索。”清代何焯用徐氏传是楼藏大小两宋本校勘通行本，写下的校语同元刻本注。(见《义门读书记》)但查《元丰类稿》的一些版本，此句均作“沉烟细细临黄卷”，只有在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中，此句恰恰作“两衙放罢闲铃索”。《送抚州钱郎中》诗“名郎元是足风流”，元刻本注和何焯校语为：名郎，一作贤侯；是，一作自。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中，此句又恰恰作“贤侯元自足风流”。另一处“应与谢公资健笔”，元刻本注和何焯校语为：应，一作只。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中此句作“只与谢公增健笔”。还有“邦人才薄讵能酬”，元刻本注和何焯校语为：能，一作堪。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正是作“堪”。这样的例子还可列举。这些异同印证了傅增湘见到的奇异现象，也为校勘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资料，显示了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科研工作价值。

不过，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只能看成是曾巩集的一个选本。书中的一些作品收录不完整，杂说《说遇》只收下不收上，杂议《兵乘》只有一没有二，策问标题作“一十道”，实际只录九道，而这些又正是其他书中不见的作品，无从增补。学者早已指出，金刻本有任意节略旧籍，变乱卷次的毛病，这对于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来说，不能不说是遗憾事。另外，刻书时也有草率处，脱误较甚，校勘不够，甚至七言律诗也会漏刻一个字，加之残破、蠹蚀、漫漶之处，也给阅读和研究带来了困难。

尽管如此，瑕不掩瑜，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是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孤本秘籍之一。